

(一)

为什么要种薰衣草呢?当然是因为它的香。前一阵,阳台上我种的一株羽叶薰衣草,正开着蓝紫色的花。它的花,都是在枝端长出一个穗状花序,然后从下往上次第而开。把鼻子凑近了它的花序去闻,闻不到明显的香味。那么它的香味在哪里呢?如果剥下几个小花苞揉碎了,就会闻到一股浓烈的香味。它的茎、叶也是如此。也就是说,薰衣草的香味包含在它体内,它的整株都含有浓烈的香味。

薰衣草品种很多,平常在花市中所见的,主要是羽叶薰衣草、齿叶薰衣草和阔齿叶薰衣草。这几种我都从花市买来种过。以齿叶薰衣草的叶子形态为最美,但在花市却最少见;阔齿叶薰衣草的叶子要宽大些,白色绒毛更明显;最多的是羽叶薰衣草,可能是比较容易开花缘故吧,春、秋两季都会开花,而且花开不绝,只要肥料足够,一批花穗开完了还会长出一批。

(二)

还有一种英国薰衣草(又叫狭叶薰衣草),是我从种子种起来的。秋天在花盆里撒下种子,不久就发芽了,长出一批有着两片狭长子叶的幼嫩小苗。因为萌出的幼苗太多了,我只得狠心疏去一些,不然它们都会长不好。这对幼苗是件残酷的事,却是种花人有时不得不做的——空间有限的,不是所有的生命的可能性最后都能得到实现——这是我从童年起就栽种花草时就知道了的。但在拔起一株幼苗时,我立时闻到了一股薰衣草特有的芳香——这告诉我它是薰衣草的幼苗没错,而不是什么的杂草的幼苗,而且,从幼苗时代起,薰衣草就浑身充满了芳香油啊!

(三)

种过香草的人都知道,香草很少有虫害。没有虫子会去吃薰衣草,牛、羊、马、鹿等食草动物也不会去采食薰衣草。也就是说,动物多数不喜欢香草。对人类来说很好闻的“香”味,对它们来说很“难闻”。庄子曾说,“毛嫱、丽姬,人之所美也。鱼见之深入,鸟见之高飞,麋鹿见之决蹊。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?”也就是说,在视觉方面,动物的审美跟我们不同。看来,在嗅觉方面,它们跟我们的审美也不同。

(四)

所以,让浑身充满香气,对薰衣草来说,是它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,而人类喜欢这种香气,也体现了人之不同于动物,是有灵魂的生物的地方。

薰衣草的花和枝叶晒干之后,香味浓烈而持

久。我的一个学生从英国回来,带了一个薰衣草的香袋送我。我把它夹放在叠起的干净衬衫之间,衬衫上就带上了它淡淡的香气。

我在阳台上种了几种薰衣草后,还头试过几次用它的花、叶泡茶,后来就很少这样做了。

欣赏薰衣草花、叶的美,本已足够。用手拂过它的枝叶,还可以闻到它发出的香气。仔细品味,你会发现,不同品种的薰衣草之间,香气还有细微的差异。这不已够好了吗!

学点“无用”的东西又何妨

牛锐 应俊

是这样,那连续 15 年成为美国首富、世界著名计算机软件霸主的比尔·盖茨在上学时也让父母伤透了脑筋,还有那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,小时候也是整天“不务正业”,可是,他们都是从那些“无用”事情中,成就了一番伟业,改变了人类对生命进化的认识。

我们中国古代强调“学以致用”,意思是为了实际应用而学习。现代教育不仅把这一古训发挥的淋漓尽致,而且还剑走偏锋,达到了某种极端的地步。青少年问题专家郭笑雪关于“有用”的事和“无用”的事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:“什么时候做有用的事?什么时候做无用的事?这也是个问题。我很欣赏这样的态

度,现实中我会脚踏实地工作,即使这个工作很枯燥,因为现实就是现实,但是在生活中,我会有自己的理想,有我的爱好。我们不妨左手牵着孔子,右手牵着庄子,以自然角色出世,用逍遥的精神濡养自己的灵魂。”

读书虽然重要,学习虽然有用,但这并不是孩子人生的全部。有时候,孩子们能够跟自然、跟大地亲近些再亲近些,能够在这种亲近中释放天性,获得乐趣,获取生活的智慧,就比死读书重要得多。也许,这就是最大的“用”:让一个人拥有健康快乐童年生活,因为,这段不可重复的美妙生活,可以滋养他的一生。可让他在成年之后,心灵不会有阴影,不会有扭曲。说不定这眼前看似与学习无关的东西,却成就了孩子的一生!



人人各扫门前雪 李磊文图

每个人头上一片天,每人脚下的一块田,人人各扫门前雪,相安无事心底闲。

李磊画语

我想之前我从来不懂什么是浪漫。我以为是浪漫充斥了鲜花、山盟海誓和粉色的可以轻易戳碎的肥皂泡。那些象牙塔里的幻想构成了我脑海里的爱情。

每次到达病房都能闻到一股臭味,他一般都是睡着的,半边脸都被瘤肿得没了轮廓,早已看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脸。

我知道他的鼻子动过手术,但是在他儿媳聊天以前,我从未知道鼻咽癌是这么恐怖——“其实在家里也一样,就是他喷血的时候没有办法。”

他儿媳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我,而是看着地上的某一处,像是心有余悸一般。

我知道当血液从鼻腔里喷涌而出,可是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感觉。

我没能和他说话——他已不能说话,也听不见了,只能靠写字板交流。

摄影记者问他夫人他们结婚多少年了,她回答不出,确切年份有些记不

上官婉儿是初唐诗人上官仪的孙女。上官仪在唐高宗龙朔二年,官至宰相。由于武则天在朝中飞扬跋扈,令唐高宗李治十分郁闷,上官仪建议废后,李治让他起草诏书。不料武则天涕泣陈请,娇态媚上,事遂中辍,唐高宗与武则天又复和好,这让武则天从此深恶上官仪。至麟德元年,武则天杀上官仪与婉儿的父亲,刚出生的上官婉儿与其母郑氏沦落为奴婢。

上官婉儿从小聪颖早慧,在郑氏教育下刻苦攻读,少年时即能吟诗作文,名声在外。她 14 岁那年被武则天召入命题作文,婉儿文不加点须臾而成。武则天见其词藻华丽而文理流畅,遂让婉儿掌管宫中诏命,由于婉儿个性强,又初涉宫中事务,不久因罪欲诛,武则天怜其文才,仅处黥面而免死罪。

从此,上官婉儿变了一个人,她开始曲意奉武则天,她在与武则天的朝夕相处中,逐渐学到了武则天精明强干而极有心计的弄权之道。由于她日益获武氏信任与器重,武则天让她参与朝廷政务,处理百司奉表。上官婉儿权势日甚。

唐高宗卒后,唐中宗即位。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,她令众臣献应制诗,为提高女人的地位,武则天让上官婉儿品评诗之优劣。当时,以沈佺期与宋之问的诗名最盛,两人又互不服气,上官婉儿对两人诗句的格律、声韵、诗风一一作了分析,“秤量人才,其斟酌甲乙藻鉴特精”,上官婉儿评诗,很重视诗的格律,客观上对唐代律诗的定型起到了作用。

上官婉儿又劝说唐中宗设置昭文馆学士,选李峤等二十余人入馆内文士,提高文学地位,推动诗歌创作。上官婉儿自己诗作很多,虽为应制之作,但间有佳句,其诗“才思鲜艳,笔力疏爽”。由于上官婉儿的提倡,初唐吟诗作赋成风,一些诗人也被引入宫中参加宴乐,不少文人还以被上官婉儿品评

上官婉儿之弄

米舒

我想之前我从来不懂什么是浪漫。我以为是浪漫充斥了鲜花、山盟海誓和粉色的可以轻易戳碎的肥皂泡。那些象牙塔里的幻想构成了我脑海里的爱情。

每次到达病房都能闻到一股臭味,他一般都是睡着的,半边脸都被瘤肿得没了轮廓,早已看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脸。

我知道他的鼻子动过手术,但是在他儿媳聊天以前,我从未知道鼻咽癌是这么恐怖——“其实在家里也一样,就是他喷血的时候没有办法。”

他儿媳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我,而是看着地上的某一处,像是心有余悸一般。

我知道当血液从鼻腔里喷涌而出,可是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感觉。

我没能和他说话——他已不能说话,也听不见了,只能靠写字板交流。

摄影记者问他夫人他们结婚多少年了,她回答不出,确切年份有些记不

上官婉儿是初唐诗人上官仪的孙女。上官仪在唐高宗龙朔二年,官至宰相。由于武则天在朝中飞扬跋扈,令唐高宗李治十分郁闷,上官仪建议废后,李治让他起草诏书。不料武则天涕泣陈请,娇态媚上,事遂中辍,唐高宗与武则天又复和好,这让武则天从此深恶上官仪。至麟德元年,武则天杀上官仪与婉儿的父亲,刚出生的上官婉儿与其母郑氏沦落为奴婢。

上官婉儿从小聪颖早慧,在郑氏教育下刻苦攻读,少年时即能吟诗作文,名声在外。她 14 岁那年被武则天召入命题作文,婉儿文不加点须臾而成。武则天见其词藻华丽而文理流畅,遂让婉儿掌管宫中诏命,由于婉儿个性强,又初涉宫中事务,不久因罪欲诛,武则天怜其文才,仅处黥面而免死罪。

从此,上官婉儿变了一个人,她开始曲意奉武则天,她在与武则天的朝夕相处中,逐渐学到了武则天精明强干而极有心计的弄权之道。由于她日益获武氏信任与器重,武则天让她参与朝廷政务,处理百司奉表。上官婉儿权势日甚。

唐高宗卒后,唐中宗即位。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,她令众臣献应制诗,为提高女人的地位,武则天让上官婉儿品评诗之优劣。当时,以沈佺期与宋之问的诗名最盛,两人又互不服气,上官婉儿对两人诗句的格律、声韵、诗风一一作了分析,“秤量人才,其斟酌甲乙藻鉴特精”,上官婉儿评诗,很重视诗的格律,客观上对唐代律诗的定型起到了作用。

上官婉儿又劝说唐中宗设置昭文馆学士,选李峤等二十余人入馆内文士,提高文学地位,推动诗歌创作。上官婉儿自己诗作很多,虽为应制之作,但间有佳句,其诗“才思鲜艳,笔力疏爽”。由于上官婉儿的提倡,初唐吟诗作赋成风,一些诗人也被引入宫中参加宴乐,不少文人还以被上官婉儿品评

我想之前我从来不懂什么是浪漫。我以为是浪漫充斥了鲜花、山盟海誓和粉色的可以轻易戳碎的肥皂泡。那些象牙塔里的幻想构成了我脑海里的爱情。

每次到达病房都能闻到一股臭味,他一般都是睡着的,半边脸都被瘤肿得没了轮廓,早已看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脸。

我知道他的鼻子动过手术,但是在他儿媳聊天以前,我从未知道鼻咽癌是这么恐怖——“其实在家里也一样,就是他喷血的时候没有办法。”

他儿媳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我,而是看着地上的某一处,像是心有余悸一般。

我知道当血液从鼻腔里喷涌而出,可是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感觉。

我没能和他说话——他已不能说话,也听不见了,只能靠写字板交流。

摄影记者问他夫人他们结婚多少年了,她回答不出,确切年份有些记不

吹散云雾,金色阳光垂直洒下,羊湖的神情在瞬间更改,如翠色珊瑚枝延伸向天际。而显现在这片壮阔湖光山色尽头的是已积雪的宁金抗沙峰,这座高达 7206 米的雪峰,位列西藏传统四大神山。而湖与山彼此相对相守,以沉默达成了亘古的默契。

云层很快再次聚集,那个温暖的眼神倏忽之间不见了踪影。离开羊湖前往卡若拉冰川的路上甚至下起冻雨来,是寒冬的气候。

这就是西藏的美,永远站在比你想象更远的地方。它能

上官婉儿之弄

米舒

我想之前我从来不懂什么是浪漫。我以为是浪漫充斥了鲜花、山盟海誓和粉色的可以轻易戳碎的肥皂泡。那些象牙塔里的幻想构成了我脑海里的爱情。

每次到达病房都能闻到一股臭味,他一般都是睡着的,半边脸都被瘤肿得没了轮廓,早已看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脸。

我知道他的鼻子动过手术,但是在他儿媳聊天以前,我从未知道鼻咽癌是这么恐怖——“其实在家里也一样,就是他喷血的时候没有办法。”

他儿媳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我,而是看着地上的某一处,像是心有余悸一般。

我知道当血液从鼻腔里喷涌而出,可是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感觉。

我没能和他说话——他已不能说话,也听不见了,只能靠写字板交流。

摄影记者问他夫人他们结婚多少年了,她回答不出,确切年份有些记不

我想之前我从来不懂什么是浪漫。我以为是浪漫充斥了鲜花、山盟海誓和粉色的可以轻易戳碎的肥皂泡。那些象牙塔里的幻想构成了我脑海里的爱情。

每次到达病房都能闻到一股臭味,他一般都是睡着的,半边脸都被瘤肿得没了轮廓,早已看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脸。

我知道他的鼻子动过手术,但是在他儿媳聊天以前,我从未知道鼻咽癌是这么恐怖——“其实在家里也一样,就是他喷血的时候没有办法。”

他儿媳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我,而是看着地上的某一处,像是心有余悸一般。

我知道当血液从鼻腔里喷涌而出,可是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感觉。

我没能和他说话——他已不能说话,也听不见了,只能靠写字板交流。

摄影记者问他夫人他们结婚多少年了,她回答不出,确切年份有些记不

我想之前我从来不懂什么是浪漫。我以为是浪漫充斥了鲜花、山盟海誓和粉色的可以轻易戳碎的肥皂泡。那些象牙塔里的幻想构成了我脑海里的爱情。

每次到达病房都能闻到一股臭味,他一般都是睡着的,半边脸都被瘤肿得没了轮廓,早已看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脸。

我知道他的鼻子动过手术,但是在他儿媳聊天以前,我从未知道鼻咽癌是这么恐怖——“其实在家里也一样,就是他喷血的时候没有办法。”

他儿媳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我,而是看着地上的某一处,像是心有余悸一般。

我知道当血液从鼻腔里喷涌而出,可是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感觉。

我没能和他说话——他已不能说话,也听不见了,只能靠写字板交流。

摄影记者问他夫人他们结婚多少年了,她回答不出,确切年份有些记不



边看边聊



七夕会 行旅印痕



壶中书影